

老 师

吉老师教我们是从二年级开始的。吉老师是个老太太。

上课的那天，吉老师早早地来到了教室。吉老师属于那种有些胖的老太太，脸胖胖的没有多少皱纹。她梳着那种向后梳的发型，头发里夹杂着许多白发，其实那些黑发也不很黑，有些发黄。吉老师走得慢。她走起路来左右来回晃，显得很悠闲。

吉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上课铃还没响，我们还以为是谁的奶奶来找人，就围着她看，她也不说话，只是笑眯眯的，把我们弄得也跟着她傻笑起来。

上课铃一响，她就走上讲台。她说她姓吉。这个姓我可从没听说过，觉得叫起来不大舒服。

按照惯例，一上课我们就把手背到后面去，吉老师连连摆手，说：“只要端正坐好，手就不用背到后面去了。”我们一听，感到浑身很轻松，纷纷把手拿到前面来。

吉老师开始教我们拼音字母。

口要张圆，她说。

下面啊啊的声音很乱，我知道这是有人故意这样的。吉老师和别的老师不同，别的老师教要求我们齐声地读。若是有谁乱嚷，那老师肯定会严厉地瞪起眼睛。吉老师仍然满脸笑意，她还用手比划着她的嘴，让我们学她那样子。纪胜安也怪模怪样地用手比划着自己的嘴，在那里啊啊地怪叫不停。我感到这课堂实在太乱了，就想这吉老师肯定不厉害，心里有些失望。

在上学的一年多里，我们换了七八个女老师，个个都挺厉害。在这七八个女老师中，差不多都是下乡知识青年和返乡知识青年。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她们常常只教一两个月就不知到哪里去了，走之前没有一点要走的预兆。我大胆地望望四周，吉老师还在耐心地教那几个字母。我早就学会了，可吉老师还在那里啊啊地教个不停。

我无聊地摸了摸衣兜，掏出了一盒火柴。这是我从家里拿来的，后座的付春义有支火柴枪。我摸出一根火柴。火柴着了起来，快要烧到手的时候，我急忙把火柴扔掉。掉到地上的火柴灭了，放出一股淡蓝色的烟丝。我忽然感觉这时教室静了。

我抬起头，吉老师正看着我。她说：“你把教室点着了怎么办？你能赔得起吗？”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她说：“你把火柴交上来。”我顺从地把火柴放到讲台上。回到座位我不敢坐。她接着问：“你做得对吗？”我小声地回答：“不对。”吉老师说：“你坐下吧。”她没再说什么，接着教那几个拼音字母。

我发现班里同学们的声音齐了不少。我感到了一种威严从吉老师身上慢慢地弥漫开去。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总想着吉老师。几次到外面撒尿，我都要朝学校的那个方向望望，总发现那里红红的一片，像是着了火的样子。我不知这火是不是我白天点着的。这么翻来覆去地想着，竟一宿也没睡实。

过了几天，吉老师说要改选班干部，我一直在班里当班长，听吉老师说改选的事，我的心通通乱跳个不停。我愿意继续当班长。她让大家提名，全班谁也不提。吉老师说：“那就还让苏也当班长吧。”大家都说同意。苏也就是我。我心里当然非常高兴，但我知道不应该把表情流露出来。

又过了几天，上午上完课，吉老师让我们下午也去。大家去了以后，就见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小人书的画页。这本小人书名叫《一块银元》。吉老师买了两本小人书，才在墙上让我们把所有的

画面全看到。这书是讲王小龙家一块有缺口的银元的故事。这故事邻居鲁婶给我讲过，那王小龙一家确实很苦，让人听了很不好受。记得鲁婶讲完我就哭了。从六岁时开始，我的感情就特别脆弱。

吉老师开始给我们讲《一块银元》的故事，她的音调低低的，充满了感情。同学们都站在靠墙的地方，微仰着头，呆呆地听吉老师讲。当吉老师讲到恶霸地主李三刀用水银把王小龙的妹妹活活毒死的时候，我立刻举起拳头高声喊着：“不忘阶级苦！”班里的同学都愣在那里，谁也没跟着喊。我又挥起拳头喊：“牢记血泪仇！”还是没有跟着喊的声音，我感到不知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时我看到吉老师也愣在那里，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那眼神和同学们看我的眼神没什么两样，好像是我把她吓了一跳。我的脸立刻热了起来，尴尬地把举起的拳头放下。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广播报纸学的，那上面总是说在老贫农控诉地主的会上，老贫农亮出被地主毒打的伤疤，有人就情不自禁地喊起口号，于是全场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当然我并不是情不自禁，吉老师刚开始讲，我就想到在什么地方喊一下口号，我想吉老师肯定会表扬我阶级觉悟高的。

吉老师讲完的时候，她让我们回自己的座位坐好。吉老师说今天大家都听得认真，没有精神溜号的，这很好，希望大家今后保持。她停了停，用她的大眼睛看了看我，嘴动了一下，说：“大家可以回家了。”同学们散乱着跑出了教室。我若无其事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心里却难受极了。

吉老师说：“今天下午劳动，抬土垫操场，需要带锹和土篮。”大家都愿意带锹，因为土篮子携带不方便，弄不好还容易坏。我本来也想带锹，但听吉老师动员大家带土篮，就自报奋勇带土篮。

劳动开始的时候，吉老师也拿着一把锹给土篮装土。过了一

会儿，她的脸上出满了汗，吉老师就拄着锹，站在那里看我们干。我和付春义抬一只土篮。我俩让装筐的人把土篮装得满满的，用木棒一抬，木棒和土篮都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吉老师对我和付春义说：“你俩少装点，少装点。”我和付春义被吉老师的这句感动得不行，下一次装土，我俩非要把土篮装出尖不可。这筐土装得是有些多，我站了两次才站起来。木棒压在肩上，肩膀火辣辣地痛。我摇摇晃晃地朝前走，经过吉老师的面前，吉老师喊：“让你们少装点，咋又装这么多？”我朝吉老师艰难地笑笑，嘴里出声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吉老师不理睬我的语录，说：“快放下，快放下。”还没等我念完，木棒咔嚓一声断了，我一个趔墩坐在那里。吉老师跑过来，脸色很不好看，她沉下脸说：“怎么净逞能呢，累坏了身体咋办？”她掀开我和付春义的衣服，发现我俩的肩膀出现了紫色的印子，她不说活，眼睛里亮闪闪的东西越积越多。

后来再装筐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看着，不许我们再装那么多。劳动结束吉老师总结说：“苏也和付春义劳动表现好，肯下力气。希望大家向他俩学习。”但吉老师没提我用领袖语录激励自己劳动的事，这让我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桥头的大榆树下，苦苦地想了好久。

那天我到学校比较早。我从家里带来把锤子，还有一些钉子。前几天付春义把几只破凳子修理了一下，吉老师就表扬了他，付春义非常高兴。我坐在那里却感到有些难受。本来我早就打算修理这几只凳子，可一直老忘带锤子来。看到付春义那得意的神色，我的心情十分沮丧。这几天我注意到又有几只凳子被纪胜安弄坏了。他常在下课的时候领几个男生在教室里折腾。

教室的门已经开了，但屋里没人。我放下书包，并不着急修理。我知道，修理是次要的，关键是要让人知道。班里还没来人，我趴在后窗朝外看。教室的后面是一片坟地，坟地里稀疏地

长着几棵水曲柳树，其中较高的一棵上面还有一个老鸽窝。我们常到这坟地里去玩，现在是早晨，坟地里没人。两条黑狗和一条花狗在坟地里追着咬着，显得十分自在。

我从窗前转过头来，屋里已经进来了几个同学。我刚要修理凳子，付春义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手中也拿了把锤子。我看见他手中的锤子，心里感到有点别扭。付春义朝我笑了笑，把手中的锤子朝一个桌子狠狠地敲了一下，他对我带来了锤子也感到意外。付春义放下书包，对我说：“吉老师让你到办公室去一趟。”我看了付春义一眼，说：“别闹，瞎闹什么。”付春义见我不信，加重了语气：“真的，王八犊子唬你。”我又看了看他，他说：“真的。我觉得这差不多是真的。我想把锤子放到书桌里去。到了座位后，我琢磨了一下，又把锤子拿在手里，我是想让吉老师知道，我正在修理凳子。”

到了办公室，老师果然坐在那里等我。天已经很热了，可吉老师却戴了顶棉帽子，额头上有三个紫色的火罐印。我拎着锤子走到吉老师面前，吉老师让我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吉老师说：“我病了，今天不能给你们上课。我想先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再给班里的同学讲行不行？”我对吉老师这么信任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想了想说：“行倒是行，可纪胜安不遵守纪律咋办呢？”吉老师点点头，她看了一眼窗外，说：“你让付春义帮你维持秩序。”我说：“那就行了。”吉老师拿出课本，给我讲起来。吉老师特别喜欢我的脑袋灵，比如有道题： 503×627 班里的同学都按部就班地做了，只有我在列竖式的时候，把这两个数调换了一下位置，并且中间的零我没去乘，自动把用5乘的那些数移前两位相加。这些知识从没人教过我，这让吉老师惊喜不已。吉老师讲完，问我能记住不，我说全记住了，看吉老师有些不信任的样子，我就先给她简单地讲了一遍。吉老师很高兴，她那张颜色不很好的脸露出一丝涩涩的笑。

我回到班里，告诉付春义说：“吉老师让你维持秩序。”付春

义严肃地点点头，他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务。

我站在讲台上讲，开始大家都感到新鲜，教室里很静。可后来纪胜安就开始捣乱。纪胜安先是往他同桌的脖子里灌砂子，后来就和他同桌闹了起来。我停住不讲，站在那里不动声色地看着纪胜安。付春义走过去，什么也没说，照着纪胜安的大腿就踢了两脚。纪胜安翻了翻眼睛，老实了。过了一会儿，纪胜安又弄了个纸叠的飞机四处扔。付春义抢过飞机撕了。后来，付春义干脆不坐在座位上，他像监工一样四处查看。付春义找了根木棍，谁不老实就给他一下。这样一来，教室里的纪律比吉老师在还好。

学校要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吉老师说让我当。她让我写份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材料，我费了几天的时间，查了不少次字典，终于把材料写好。我把这材料给吉老师看，她给我改了一些地方。

开全校大会的那天，操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听说要让我上台发言，我的腿一直不停地抖。

四年级的杜文杰走上讲台。吉老师告诉我杜文杰讲完就该我了。杜文杰的讲稿真厚，全校的学生都不眨眼地盯着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杜文杰的声音甜润，像叮咚的泉水在响，让人听着特别舒服。我不安地摸着左臂上的红小兵臂章，这东西总有些倾斜，已经弄了好几次了，总弄不好。

杜文杰的妹妹杜文贤和我同桌，她正用极其崇拜的眼神看着姐姐。我六神无主地四处望着，心里仍然很害怕。杜文杰仍然在讲着。我抬头看了看杜文杰，忽然发现杜文杰长得极其漂亮，尤其是她的那双大眼睛，眼睫毛真是太长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把害怕这事就给忘了。后来杜文杰走下讲台，我仍然盯着她看。吉老师拽了拽我的袖子，提醒我该上台了。我的腿突然又开

始抖了起来，竟然不知是怎么挪到台上的。

我靠近话筒，掏出讲用稿。眼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忽然化成虚影。那些我熟悉的面孔，在眼前渐渐地模糊起来。我的手微微发颤，声音干巴巴的。“……有一天下午，我和付春义值日，打扫完教室后，天已快黑了。我俩背着书包，从学校往家走。在那个臭水泡子的边上，我们发现一个一年级的同学在哭。我俩忙过去问他哭什么，他说他的铁锹被淘气的同学扔进了臭水泡里。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决定帮他把锹捞上来。可是天已经那么黑了，我和付春义还都没吃晚饭，肚子非常饿，真不想替他捞了。可是这个念头刚刚闪过，我立刻想起了黄继光和董存瑞。英雄的高大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他们为了祖国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为了帮助自己的阶级兄弟，连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吗？渐渐地我觉得腿不抖了，声音也洪亮起来了，“水刺骨地凉，我马上又想打退堂鼓了，可是我的脑海里立刻又浮现出邱少云的高大形象，他烈火烧身都一动不动，我只是凉点，为什么就害怕了呢？我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领袖的教导鼓舞着我，我立刻就感到水不凉了，心中好像升起了一团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正当我越念越熟练自如的时候，我翻了一下讲稿，发现最后的那页不见了，我急忙去掏衣兜，翻遍所有的口袋也没有。我只好带着哭腔说：“我的讲稿丢了一页。”在一片的哄堂大笑中，我狼狈地走下讲台。

转眼到了暑假。放假的前一天，吉老师一再嘱咐我们不要单独到大河去洗澡。

中午，我正在家里的炕上躺着。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感冒了。我只知道寒冷的天气人愿意感冒，没想到这大热的天儿人也能感冒。二哥忽然跑进屋，告诉我说：“你班的吉老师来了。”开

始我以为他骗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坐起来的时候，就听见了吉老师的说话声。吉老师和杜文杰走进来。吉老师到我家是来借剪子的。她俩来中学开会。现在会开完了，吉老师让杜文杰跟她一起到附近的稻田里剪稻稈。吉老师说她养了几只小鸡，冬天没有吃的，她剪些稻稈好给小鸡冬天吃。我立刻跑下地，把家中的两把剪子拿出来。吉老师和杜文杰要走。我立刻穿好衣服和她们走。见到吉老师，我的病好像好了。我非常想为吉老师做点事。

外面的天气很热，阳光很好。水稻田的上方，好像有一团团透明的东西在不停地升起。蜻蜓很多，旁若无人地飞来飞去。有的蜻蜓蹲在水稻尖上，不停地转动透明的脑袋。吉老师和杜文杰用剪子剪，我用手拔。等我拔多了，就送到杜文杰那里剪断，然后放进她拎的兜子里。杜文杰的手很白很长，似乎没有多少力气。我愿意看她费力地剪断我拔的稻稈的那副样子。

我正忙前跑后弄得起劲的时候，就见付春义从大道上跑来。我以为他也是帮吉老师剪稻稈的，就朝他招手，让他到我这里来。付春义气喘吁吁地跑到吉老师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纪胜安在水泡里淹死了，刚捞上来。”一听这话，我立刻惊呆了。吉老师大睁着眼睛，问了一句：“真的吗？”付春义使劲点头：“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吉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她无力地垂下了头，眼泪从她的眼里慢慢地流了下来。吉老师朝杜文杰和我挥了挥手，说：“我们回去吧，不弄了。”

再开学的时候，班里果然就不见了纪胜安，这使我们班平静了不少。当然，我们班也常挨外班的欺负。比如，有人常挨外班同学的打；班里的好凳子常被外班的同学换走。纪胜安在的时候，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班里的同学他打着玩可以，外班人打可不行。

刚进入冬天，吉老师就先穿上棉衣棉裤。她好像苍老了不少。教室里烧起了一只大火炉子。教室前面的墙角堆放着许多木头和劈好的木块。木头填进炉子里，轰轰地发出欢腾的响声，

一会儿，屋子里就被烧得暖烘烘的。

一天正在上课，炉子里的木头烧完了，吉老师让我拿几块木头放进去。

我走到前面的木头堆旁。一些木头被压住了，怎么拽也拽不出来。

吉老师走过来，她蹲下去拽。她正拽着，旁边立着的一根木头一下倒了，我还来不及叫喊，那木头就重重地砸在吉老师的头上。嘣的一声，我感到那声音很响。

吉老师急忙用手捂住了头，她扬起脸，埋怨我说：“你乱动什么呀？”

我忙说：“我没动，它自己倒的。”

吉老师仍然用手捂着头，她直直地盯着我看，两只眼睛很亮，她用失望的语调说：“苏也，我也没批评你，可你为什么要撒谎？”

我木然地摇了摇头。

吉老师叹了口气，低着头走出了教室。

这年的年底，我没评上优秀红小兵。

同 学

早晨起来。妈妈一直在不停地絮叨。她先是说二哥劈完柴禾不把斧子带回家，然后又说我给猪弄的猪食菜太少。轻飘飘的，那也算一筐吗？妈边忙边说。

近来那只猪是越来越能吃了。我心里想。

说完了这些，妈的心情好了一些，开始掀锅端饭。

金黄色的苞米面大饼子在手中散发出一缕独特的香气。我知道，大饼子的这种气息第二顿就会消失，变成像猪食一样的味道。

挎上书包，拿着冰鞋，我来到鲁光家。

鲁光家一片乱糟糟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骚的气味，这气味使我很不舒服。我不禁揉了揉鼻子，很艰难地踏进屋去。

鲁光的爸爸正在催他们起床。也许是屋里太冷的原因，鲁光和他的两个弟弟都围着被坐在那里，笑嘻嘻地不肯穿衣服。

鲁光的爸爸一抬头看见了我，就说，看看，看看，人家王伟都吃完饭了。鲁光瞅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角，从被窝里爬出来穿衣服。

鲁光的眼角沾着两团黄色的眼屎，这使他看上去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鲁光开始穿棉裤，我发现他竟是光着身子睡觉，连裤衩也不穿，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我看到鲁光的弟弟和鲁光一个模样，也是光着屁股。我突然很窘，像是自己的秘密被人发现，我赶紧来到外屋。

鲁光的妈妈正在外屋做饭，见我出来，便问我吃的啥饭。我说吃的是大饼子熬萝卜条子。鲁光妈说，一样；和我家一样。现在真是没啥吃的。她边说边把手中的苞米面团成一团往锅上贴。

我探头一看，果然也是大饼子熬萝卜条。我说，不太一样，我家的是红皮儿萝卜，你家的是绿皮儿萝卜。

鲁光的妈笑得一颤一颤的，手中的苞米面也掉到了锅台上一块。她说，小崽子知道个啥？吃到嘴里味儿都是一样的。

我探头向屋里看了一眼，见鲁光磨磨蹭蹭还未将衣服穿好。他的两个弟弟居然光着屁股摔起跤来。

这样的情景令我对鲁光多少感到有些失望。本来我俩昨天说好的，今天争取第一个到班里。

看着鲁光那不紧不慢的动作，我就知道今天又不能第一个到校了，于是便说，我先走了。鲁光的妈妈似乎很希望我和鲁光一起走。她说，再等一会儿，盖上锅马上就好。

天空有些黑沉沉的，一副要下雪的样子。我踩着冰鞋，用力蹬着快速向学校滑去。

远远的便望见学校的那排草房了，还好，整个学校的烟囱都安静地立在操场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终于第一个到学校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那盒火柴平稳地躺在口袋里。

操场很空旷，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东边那棵枯死的老榆树上，落满了叽叽喳喳的麻雀。我感到异常兴奋，想像着一会儿班里的炉子由我来点燃的情景。关老师会不会表扬我呢？

我想起了去年的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表彰大会。那个日记本的颜色是多么漂亮啊，那是我非常渴望的。可是，那个日记本却被赵云生得到了，这使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平静。

刚刚走进校门，我忽然吃惊地发现，班里的烟囱冒出了青烟。

那烟柱缓缓地笔直上升，像一株刚刚长成的树，我的希望随

着那青烟的飘散慢慢化成一丝沮丧。我想，又是赵云生先到了。

走进教室，赵云生正坐在炉子旁的一张条凳上，炉子里的木柴燃得正旺，发出轰轰隆隆的响声。

见我进来，赵云生抬头笑了一笑，然后又低头向炉内加木柴。我觉得他那笑有些不怀好意，便没有理他。

我故意不去炉旁烤火以表示对赵云生的轻视。但我心里清楚，无论自己再怎样表现，学马列积极分子都将是赵云生，这似乎是一条无法更改的真理，班里的同学也都这么认为。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茫然无措地望着窗外。

房后的苞米地里，几头半大的牛犊正在那里游荡着啃站立的苞米秸叶，我惊奇地发现，牛的眼睛原来这么好看。

想像着赵云生又将得到一个日记本，想像着全校同学那羡慕的目光，我的胸中便生出一丝难以名状的痛苦。

这时我暗暗地抱怨鲁光，干吗就不能早吃饭？也许，不找鲁光就好了。我开始后悔。

“叭”的一声脆响，我被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只见赵云生正在打火柴枪，空中还残留着一缕淡蓝色的烟丝。

那把火柴枪我很熟悉，那是由八节自行车链条组成枪管的火柴枪。那支枪曾经别在我的腰上。

我不看赵云生，但我能想像出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模样。

同学们陆续来了，纷纷围在炉子旁烤火。鲁光也围在那里，他背的书包还没有摘下。

我喊了鲁光一声，他扭头看了我一眼，动作有些迟疑。他抓紧时间伸出双手在炉子的最热处烤了一会儿，才慢腾腾地朝我走来。

我压低声音告诉鲁光今天早晨我的发现。我说，你一定要告诉老师，让老师批评他。我见鲁光有些顾虑便启发他说，你忘了他前几天给你提意见了吗？鲁光定定地看了看那边，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几天前，我们四年二班开斗私批修会，赵云生给鲁光提了意见。他说鲁光愿意打架和骂人，有一次还用黑板擦将黑板砸了一个坑，属于破坏公物。当时关老师狠狠地剋了鲁光一顿，并说这批发展红小兵也不会有他。下课的时候，鲁光便扬言放学要揍赵云生。可那一周，鲁光他们小组放学后要扫地。几天后，鲁光的火气似乎已经消了。

第三节是自习课，上课没有多久，鲁光便举起了手，他似乎有些胆怯，眼神迷离地看了我两眼。我朝他笑，算是对他的一种鼓励。

关老师见鲁光举手，便以为他要上厕所，所以也不发话，她只是朝上挥了一下手，做出一个让鲁光讲话姿势。

鲁光猛的站起，说，赵云生他打火柴枪。说完一声不吭地坐下。

打火柴枪？赵云生打火柴枪干什么？关老师被这没头没尾毫无逻辑的话弄懵了，她不清楚鲁光到底要说些什么。

鲁光又站起来，说，关老师，你不是发了一盒火柴让他生炉子吗？可他却用那火柴打火柴枪。

听完鲁光的话，全班的同学都转过头去看赵云生。赵云生的脸红红的，低着头。他忽然扬起脸，似乎要辩解什么，却被关老师用手势制止。

看着赵云生那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的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快意。

关老师说，鲁光同学你坐下。赵云生同学打火柴枪是不对的，学校说过，不许学生打火柴枪，今后谁再把火柴枪带到学校来我就没收。不过赵云生并没有用公家的火柴打火柴枪，发给他火柴的第二天，他就把火柴还给我了，说是他有。这一个月来，赵云生同学一直用他自己的火柴为大家生炉子，他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全班同学学习的。

赵云生的头仍是低着，但脸上浮现出的却是那种受到表扬后

的谦虚表情。

我注视着关老师不停翕动的嘴，发现从那里发出的声音与我的希望完全不同。

元旦过后，天气越来越冷了，可炉子却被赵云生越烧越旺。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来得一天比一天早，不给我留一丝一毫的机会。

元旦过后的第四天，学马列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就在露天的操场上召开。这天很冷，整个操场一片通通的跺脚声。马主任站在用石头垒起的水泥台上，大声地喊着，但他的声音被通通的跺脚声淹没。我站在后面，只能看到马主任那一开一合的嘴。

在一片的嗡嗡声中，有些人走到讲台上领奖。有五年级的杜文杰。杜文杰是我们全校公认最漂亮的女生。

正当我努力地想数清讲台上共放有几个日记本时，我看到赵云生也上了讲台。讲台很小，赵云生紧紧地挨着杜文杰站着，他的神情幸福而自豪，杜文杰也没向旁边躲闪，似乎很愿意挨着赵云生。我看到，杜文杰其实距讲台边还有一尺多的距离。

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滚下，我知道，我的伤感全部来自赵云生站的那个位置。

从那天起，赵云生把两个日记本都装在书包里，但他并不用。他时常拿出来看一看，又小心地放进书包。那两个日记本形状各异，颜色也完全不同，放射着一种诱人的光泽。

每当赵云生从书包里向外拿日记本看时，我和鲁光便领着一伙人在一旁起哄，显大气喽！显大气喽！

赵云生表情怪异地看了我们一眼，显得很宽厚，像是没听见一样。

语文学到最后一课了，再过几天，就要放寒假了。

这天很冷，下课的时候，鲁光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喝水，他发

现陈亚军的姑夫和另外两个警察坐在老师的办公室里。于是我们都跑出去趴在办公室的窗户外面朝里看。马主任出来撵我们，我们就又跑回教室烤火。

陈亚军的姑夫是派出所的警察，屁股后别着一把真的手枪，这在我眼里显得很有威风。因此，当陈亚军和别人打仗时，他敢下死手。

上课的铃声刚响，关老师就走了进来。她的表情很严肃，这使得她那张满是雀斑的脸显得僵硬。

关老师说，现在大家拿出一张纸来，要写几句话。

听写生字和生词是常有的事。鲁光问，笔记行不行？我的小字本用完了。关老师说，行，行，只要是纸就行。

关老师的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刻响起了一片从本子上向下撕纸的嘶啦啦响声。

关老师说，我念你们写，如果有不会的字你们可以问。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感到很怪。怎么听写会这样呢？同学们都觉得这事有些不寻常，但都拿出笔，摆好姿势。

我抬头看看关老师，她的眼睑垂着，盯着手中的一张纸条。我看到前排的秦义正用拳头捶同桌刘凤丽的胳膊。秦义在两人的书桌中间划了道线，只要刘凤丽的胳膊过线，他就打。

听写开始了。关老师用拉长的声音念道：

大一宋一庄一王一二一小一今一年一八一岁一了，他一正一在一上一小一学一二一年一级。

鲁光小声说关老师念得太快了，并说大宋庄的庄字他不会写。关老师听了将庄字写在黑板上。

最后，关老师让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

写好了吗？写好就写上自己的名字交上来。关老师大声喊着。

我看了看手中这个和我们学习毫无关联的“大宋庄的王二小”，觉得这很像地下党的一封情报。从关老师那冷森森的脸色

中，我猜想这肯定有什么用处，关老师不会随意哄我们玩的。

我想，也许是挑字好的人写黑板报呢。关老师的字好，每次学校出黑板报都是她负责。

关老师收完大家写好的纸条，便宣布放学。

这天的天气很好，阳光很强烈地照在雪地上，刺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睛。

别的班也都放学了，操场上满是刚从教室里跑出来的人。

我们顺着河道走，晶莹的河面像一张玻璃，透着冬天的一种美丽与忧伤，趴在冰面上细听，冰层下的流水声已很微弱。

我们忘记了大宋庄的王二小，也没细想学校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提前放学。我们在冰面上欢快地追逐着，并把撞倒别人作为一大乐事。

赵云生和秦义走在前面，我和鲁光在后面追着。

那天我上秦义家。秦义的妈妈说秦义老用火柴打火柴枪太败家了，哪能供得起，便将火柴枪给了我。几天之后，秦义便来要走了那把枪。后来，赵云生用两本田字格本换走了那把枪。

我在后面撞秦义，主要是因为那把枪。

吃晚饭时，妈妈很严厉地对我说，以后再不许到学校去玩，听到没有？她见我吭声便吼了一声，去就砸断你的腿。

妈说的学校便是家附近的中学。我不明白妈为啥不让我去玩了，以前去玩妈也没管。

快睡觉的时候，才听妈妈说学校里发现反标了，是一个小孩的笔迹。我忙爬起来，喊道，这是谁干的？他怎么敢骂毛主席呢？

妈妈照我的后背就给了我一下子，说，快点给我眯着。

我忽然明白陈亚军的姑夫为什么到学校来，也明白了王二小今年为什么是八岁而不是九岁。

大约过了还不到三天，写反标的人找到了。虽然老师没有明说，可大家的心里都很清楚。这几天，赵云生每天都要到办公室

去。

一天放学，赵云生刚从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正巧被我和鲁光看见，我俩悄悄地跟着他。刚出学校大门，鲁光就踢了赵云生一脚。

赵云生站住，定定地看着鲁光，你为什么打我？

鲁光丝毫不示弱，你为什么写反标？

赵云生沉默着，眼泪在眼窝里打转，说，明天告诉关老师。

鲁光满不在乎地说，告就告去，我不怕。

第二天赵云生果然告诉了关老师。关老师看看鲁光，面无表情，嘴里说了句，赵云生你坐下吧。

这天放学，我和鲁光还有外班的两个小子又把赵云生截住，鲁光一个脚绊就把赵云生放倒在地。

赵云生躺在地上，用手抱着脑袋，任凭别人打他。我也过去踢了他两脚，正准备再踢的时候，发现赵云生的脸部出了血，我心中一害怕，便拉着鲁光溜走了。

谁让你写反标呢？看关老师的表情，我想她肯定支持我们打赵云生。

从这以后，打赵云生便成了我们放学后必做的游戏。如果一天没打他，总觉得有事没干。班上的女生有事没事也敢打赵云生，因为赵云生不敢还手。不过才十几天的模样，赵云生就变得极其孤单。下课时，他远远地离开我们，用一双哀怜的眼神望着我们玩。

赵云生的眼睛一般常红红的，那是他刚哭过的标志。我们记不清楚他一天要哭几回，常常是他第一次哭还没有结束，又有人把他第二次打哭。

打赵云生实际也没什么原因，有时只为好玩，有时是打习惯了，见了他就手痒。更多的时候，是在别处受了委屈。

赵云生默默地忍受着，奇怪的是他从不缺课。

盼望已久的寒假终于到了，同学们都舒心地呆在家里玩。